

重点推荐

李修文推出长篇新作《猛虎下山》 多年山河漫游 书写者终将成为万物的总和

读过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的读者，都会对作家李修文的散文风格留下深刻印象，饱满、热烈、深情，博学而丰沛，读其中一些围绕人物而写的篇章，犹如在读精彩的小故事。而更早之前，他的确还有另一重身份——小说家，却因小说创作沉寂太久几乎隐匿不显。

十几年后，李修文带着睽违已久的长篇小说《猛虎下山》面世，首发于今年《花城》第一期，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新作里，李修文卸下诗的油彩和盛装，回到心灵震荡的小说创作，以极具想象力的故事，迅疾如鼓点的叙事节奏，讲述了人虎博弈的深刻寓言。



李修文(左一)

一座炼钢厂遭遇的奇事 隐藏了一个个人性陷阱

《猛虎下山》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民间戏曲故事中的某些桥段或记忆。在近日由广州花城文学院举办的首发分享会上，李修文解释说，这部小说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多年来他在各地行走时所踏足过的一座座工厂，接触到一些工人，他意识到他们身上各自都携带着一部个人史诗，这些使他萌生了创作的念头。《猛虎下山》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反复的写作过程。在动笔前，他实地采访了贵州水城钢铁厂，深入观察工人生活。

小说在第一章中就快速交代了时代变革热潮之下，一座炼钢厂遭遇的奇事。1999年春天，镇虎山山下的炼钢厂被一家沿海的钢厂收购之后，迎来了下岗寒潮，人到中年，工作吊车尾，被工友、老婆孩子看不起的炉前工刘丰收必然在名单之上。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在厂区再现的下山猛虎叫停了让厂里人心惶惶的失业“老虎”。厂长决定重赏招募打虎勇士，报名者可免于下岗。刘丰收主动请缨，借着酒劲独自上山“打虎”，结果酒醉一场只留满身伤痕，为了交差，他以一夜间长出的白发伪装成白虎毛发，谎称与吊睛白额虎搏斗了一场。刘丰收成了打虎英雄，厂长赋予他选人组建打虎队的权力。从此，打虎队风光无限，处处享受优待。随着时间流逝，“老虎”的存在逐渐受到质疑，刘丰收在对老虎的期盼中日渐疯魔，幻象丛生。

人与虎，猎物与狩猎者，双方从对峙到周旋再到互相吞噬，李修文在故事中隐藏了一个个人性陷阱。“在绝对的困境当中，在绝对的孤独面前，人才是世间最大的魅。”评论家谢有顺在分享会上表示，李修文此前的散文写作为他的语言风格、观察方式和对人与世界的理解打下不断精进的基础，加上多年编剧经历，这让小说新作“充满富有节奏感的叙事腔调、虚拟空间的创造、对人心的反复追问与逼视、精巧的情节设计等特点”。小说里关于猛虎的巨大隐喻更让他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结构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时代事件”。

一度陷入写作的挫折感 在底层生活中获得经验

“讲好一个故事，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对作家来说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分享会上，李修文坦言，自己在写作中也一度有灰心、写不出来的时候，但一直都在写，包括《猛虎下山》。他认为，从中国传统戏曲那里可以得到很多文学的启发，戏里必须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要有一个在今天看起来近似于“好莱坞式”的故事，这些都是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注重借鉴的。

写作的挫折感，在李修文身上反复出现，甚至给身边的作家朋友留下很深的印象。大约二十年前，他推出小说“爱与死亡三部曲”的前两部《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后，一度陷入了自我



怀疑之中，因为无法把握对现实生活的描摹，他放弃了该系列的第三部创作。此后多年，他开始通过行走去寻找自身语言的安放之所，对语言越来越挑剔的结果呈现在了他后来创作的几部散文集中，在《别长春》当中，他写道，“我遭遇的所有问题只有一桩，那就是语言的丧失。”继而他表示，“对一个正在开始写作的人来说，你所信赖的语言，即是你所信赖的生活……”这种自省加上多年来如田野工作者一般奔走的经历，让他迅速获得了许多沉淀在生活基底的经验。

2017年推出的散文集《山河袈裟》中，他生动演绎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故事，记录世间普通人的情感和尊严，由此打动了无数读者。他在自序中写道：“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

《猛虎下山》中，人物都在上山下山以及命运的种种交集中碰撞出新的火花。此时，李修文已经不再置身事外，他理解了如何跟人物和生活打成一片，并且尊重人物的本性面貌。评论家陈晓明在其中看到了小说对人性与权力的审视，构成了与鲁迅先生的隔空对话，“刘丰收这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阿Q形象的重现。”

李修文认同这个看法，表示自己希望能通过小说创作来呈现那些被现代社会所掩埋的孤独者、受困者，“我希望我继续行走在这样一条写作的正道上”。

据文学报

书人书事

家乡文友

□陈鹏举

启程在孔夫子网上看到我的一本书，扉页上题有好些字，落款是“交良”。上下共钤了三方印，其中一个“六桂堂闲读”。启程觉得有意思，买了回来。

他不知道，交良是我家乡文友，方姓，十七八年前，他来上海见过我。前些天他要寄书给我，让我签名。我说来回麻烦，就签了本手头的，快递他了。

他是读书人，同样的书，手里只留一本的。这次该是他照例，把多余的一本题了，匀出。这样的脾气，张森先生也有。他说他有两个砚台，一定会送掉一个。觉得写字，一个砚台够了。

自然，读书读到他这份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原来买书很疯。2002年，他大学毕业，单邮政包裹费，就花了500多元，把大学四年里买的书，一路从西安漂洋过海，运到了舟山。邮政局专车送他家，刚好是晚饭时间。一箱箱书往里搬。邻居的小孩子看到了，放下饭碗，特意跑来看，那是什么啊？交良说：“我告诉他，都是书。小孩子看得目瞪口呆。”他父母看了摇头叹息。这样多书，花的都是父母血汗钱。之后，他工作了，接着买，结果，家里藏书，可以说是，泛滥成灾。

不久前，和交良说起线装本。他给我看了他做的《六桂堂印存》，他说如我要做线装本，他能落实。我写的“故香”，十来个弹词开篇唱词，凑成的集子，就请他帮忙了。

我做了三十本，让他算好成本费，随手结了。他说能否让他也做上三十本，并让我签下名，说家乡朋友要。我自然应允。签名本，后来他说都顺利匀出了。

做书的具体交接，福社和他加了微信。我告诉福社，他大概50多岁了，早年就读西北大学中文系。福社说，那他是贾平凹校友了。福社和他微聊，他碰到文化人很黏，喜欢长聊。等他聊到了那一句，福社经不住扑哧大笑，赶紧传达我说：“先生，交良说，他是79年生人，是贾浅浅同班同学。”

这话让我笑得惭愧。这样算起来，十七八年前，他才二十几岁。是我眼力出错，也是他出场早了。他和我初见那次，很匆匆，可看得出他有很好的阅历。走过不少路，见过不少人。见后不久，我读到鸣华编的“夜光杯”，有他一篇闲文，文字简朴。我问鸣华：“认识交良？”鸣华回说：“不认识。文章是来稿里选出的，写得不错。”

作者简介：陈鹏举，浙江舟山人，1951年生于上海。1981年经社会招聘考试，进入上海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先后任记者、编辑。编《朝花》副刊15年。1995年独立创办、主编《文博》专刊至今。上海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旧体诗词集《黄喙无恙集》，散文集《美意朦胧》《九人》《文博断想集》《夙愿堂题记》。